“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”

■中国军网记者 陈竹青 刘福生 李昕芮

家风

不久前，我们来到江西省莲花县沿背村。在这个青山绿水环绕、白墙红瓦满目的秀美村庄里，我们见到了甘祖昌、龚全珍夫妇的三女儿：甘公荣。通过她的讲述，我们被这个家庭质朴而动人的家风深深感动。

左图：甘祖昌（左）和甘公荣在田间劳动。**右图：**甘公荣（左）和龚全珍的合影。 **作者提供**

一

甘公荣18岁时，才知道父亲是一位将军。

在当地，有农历六月初六晒衣袍的习俗。那年六月初六，一件崭新的军装在一些补了又补的衣服中分外显眼。甘祖昌说，这件军装是1955年授衔时，他穿的将军礼服。甘公荣很惊讶，她很难把眼前这个干起活很卖力、生活中很节俭，甚至有点“不讲亲情”的农民父亲，和“开国将军”联系在一起。

甘祖昌1926年投身革命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参加过第一至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和二万五千里长征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转战华北，征战湘粤；解放战争时期，出秦入陇，穿戈壁进新疆。身经百战的他，头部受过3次重伤。1951年遭遇车祸后，他自觉身体条件无法胜任工作岗位，先后3次向上级递交报告，要求回乡务农。1957年8月，甘祖昌领着全家回到老家。

在甘公荣的印象里，父亲对家人很“抠门”。小时候，全家人衣服的布料，都是用1角7分钱一尺的白龙头细布做的，再自己染成蓝色、黑色。要是衣服穿起来小了，就将长袖改成短袖、将短袖改成汗巾，实在不能穿了，就用来纳鞋底。

有条旧毛裤，甘祖昌穿着它，从南泥湾到新疆，又从新疆回到江西老家。这条毛裤上，补丁摞补丁，尤其是屁股和膝盖等地方，全是五颜六色的布。

一次，龚全珍将这条毛裤洗了晒在外面，村里几个人见了哈哈大笑，打趣道：“你这是条‘八卦裤’啊。”

甘祖昌听后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别看这条裤子旧，穿上它，经常想起革命烈士，想起过去的苦难生活。所以啊，再破也不能丢！”

那天，在沿背村的甘祖昌故居，我们看到了一面独特的双色墙，半壁灰黄、半壁赭红。沿着墙壁缝隙细细摩挲，我们触到了另一个故事。

刚回老家时，甘祖昌全家20多口人合住在一栋老房子里。到了1961年，老房子实在住不下了，甘祖昌便买了木料、瓦片，自己打砖烧窑，准备在老房子边上盖新房。泥水匠说：“你家人口多，要盖就盖大一点，房间的长宽至少要一丈。”甘祖昌却说：“要节约，不要这么大，够住就行。”盖房时，听说集体建粮食仓库还缺少木材，他二话不说，把盖房的木材给了生产队建仓库。结果他家房子只建了左边一半，右边一半拖到1965年才盖好。

“大家争着要的东西，我们不要；人家不要的，我们要。”甘祖昌经常说，宁可自己吃亏，也不让别人吃亏。

1974年，甘公荣初中毕业了。当时，全县初中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一学生能够被推荐升入高中。甘公荣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好，思想进步。班主任家访时说，学校已将她列入第一批推荐上高中的名单里。

“谢谢老师的好意。”甘祖昌笑着回绝，“既然大家都争着上高中，就把我家公荣的名额让给他们吧。”

“做你的女儿就得吃亏吗？”老师走后，甘公荣满腹委屈地向父亲质问。

甘祖昌沉默了片刻，起身拿出了一双布鞋。他缓缓地说：“这是战友牺牲前交给我的。他临终时嘱托，一定要胜利，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。先烈们为了人民能过上好日子，连命都不要了。如果是通过考试上高中，你能考上，就去读。推荐的话，那就把名额让出来！”

时隔多年提起此事，甘公荣依旧动容：“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，我不再计较为什么父亲总不能成全儿女的心愿，也越来越理解父亲那句‘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，不能留下安乐窝’的含义。”

回乡后，甘祖昌带领乡亲们修建了水库、水电站、公路、桥梁等，每月的工资，几乎都用来支援当地建设和接济困难群众。“要挑老红军的担子，不摆老干部的架子。”甘祖昌这句话，让甘公荣兄妹几人铭记在心。

二

“我母亲会说流利的普通话，几乎没有时间做家务，挑水的姿势很奇怪，晃晃悠悠总把水洒出来……”甘公荣年幼时，觉得母亲龚全珍是个“不合格”的农民，也是个“不称职”的母亲。

甘公荣7个月大时，龚全珍就返回几十里外的学校继续教书，一周回一次家。之后的许多年，在母女俩有限的相处时间里，龚全珍常说的一句话是“你要听爸爸的话”，常做的一件事是检查兄妹几人的功课。甘公荣总是还没适应母亲回家，她就又走了。

出生于山东烟台、毕业于西北大学教育系的龚全珍，一出校门就参加了解放军，后在新疆一所学校当老师。1957年，甘祖昌回乡务农，34岁的龚全珍相随而归。

1995年，已经72岁的龚全珍担任莲花县“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”第一任主任，之后便一直为关心、教育、培养青少年健康成长而忙碌。2011年，龚全珍在莲花县琴亭镇金城社区成立“龚全珍工作室”，服务社区、服务群众。她常说：“当农民我不合格，但老甘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、淡泊名利的精神我可以学。”

甘公荣回忆，小时候，他们兄妹几人平时从没有零花钱，就算到了过年时都没有压岁钱。母亲总说，你们吃住在家里，不能养成乱花钱的习惯。

有一次，甘公荣看到同村小姐妹买布料做新衣服，她也到生产队领取了用工分挣来的钱，买了一块布料送给母亲。回到家，她兴冲冲地拿给母亲，没想到却遭到批评：“在生活上我们不能和别人攀比，永远要保持艰苦朴素、勤俭节约的作风。”

甘公荣说，母亲外出开展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教育时，拒绝车接车送，从不接受学校或单位安排的招待，经常自带馒头，就着白开水作为午餐。

“有病时不住特殊病房；逝世后，生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此生最后的党费……”这是龚全珍向党组织递交的承诺书。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、“最美奋斗者”……这些荣誉，是对龚全珍永葆共产党员本色的褒奖。

对甘公荣来说，成长是一个逐渐理解父母的过程。

父亲去世后，甘公荣把母亲接来同住。时常有学生从外地回来看望龚全珍，谈起龚全珍如何用心关爱他们。起初，甘公荣总会想起，自己这个亲生女儿被母亲“忽视”的那些时光。

2013年，甘公荣开始帮母亲整理日记。她第一次窥见了很多浸润在日常、埋藏在心底的母爱。有一次，大姐甘平荣病了，母亲这样写道：“平荣吃了早饭去上班，没有发病，我的心也就放下来了。我情愿少活十年，也要换孩子一天的健康。”

2019年，甘公荣被评为全国工商银行系统“十佳储蓄员”，前往北京受奖。那天，她下飞机后，看到繁华的首都，不禁想起了母亲：“妈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，她曾有机会走出来，却一直扎根在莲花县，无私奉献了一辈子。”

三

父母像镜子一样，为甘公荣照亮了丰盈的精神世界，也映照出超越物质追求的人生可能。受他们影响，甘公荣很早就开始参与志愿服务。上世纪90年代，在银行当储蓄员的甘公荣得知，中学生李建平的家庭条件非常困难，没有钱交学费。她每月从几百元的工资里，拿出100元资助李建平，一直到他中专毕业、分配工作。

看着母亲给别的孩子买衣服、文具，甘公荣的儿子金锋心里有些不平衡：“你给他们买，不给我买。我是不是你亲生的？”

听着这话，甘公荣扑哧一下笑了出来。那一刻，她好像看到了年幼时的自己。她选了一个周末，带着儿子来到李建平家。金锋在那个家徒四壁的房子里看了很久，离开后红着眼圈对甘公荣说：“妈妈，我不怪你了。”继李建平之后，甘公荣几乎每年都会资助2名家庭困难学生。此外，家乡修建水利设施、乡村道路建设，她都习惯性地捐款。

甘公荣有个棕色的帆布挎包，陪伴她多年，边角处有些开线，隐约能看到她用同色的线仔细缝好的痕迹。挎包的带子因为常年使用而变得柔软发亮，上面还留着几处洗不掉的墨渍。“从小，我就对父母艰苦朴素的作风耳濡目染。”她笑着说，“能吃饱穿暖就很好了，要那么多干什么？父亲说了，钱财要用在刀刃上。”

从储蓄员的岗位上退休后，甘公荣便成为母亲的“左膀右臂”。她陪着母亲宣讲革命故事，帮助成立“龚全珍工作室”“龚全珍爱心救助协会”。如今，全县已有185个“龚全珍工作室”，5000多名志愿者。2019年5月，甘公荣牵头成立“莲花县坊楼镇田垅巾帼志愿服务队”。6年来，服务队伍不断壮大，在高洲乡、路口镇等乡镇也成立巾帼志愿服务队，人数有4000多人。甘公荣先后获得全国道德模范、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、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。

后来，与甘公荣同行的人越来越多。她的儿子和儿媳、外甥和外甥媳妇、侄子侄女都加入了志愿者队伍。儿媳贺娟常被江西甘祖昌干部学院邀请前去授课，讲述甘祖昌和龚全珍的故事，受到学员好评。她说：“我和外婆生活了15年，她常说党和国家给了她莫大的荣誉，自己做的远远不够，总想着能再帮别人做些什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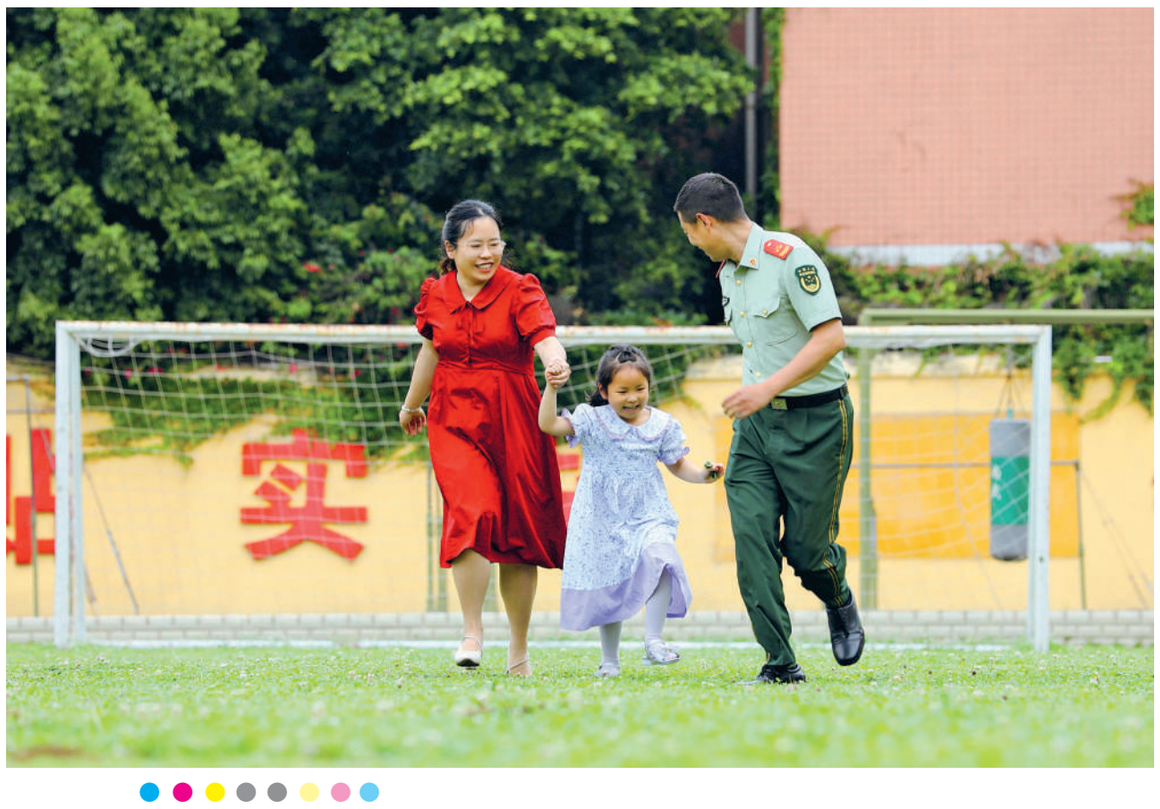
四

那天，我们久久注视着甘祖昌和龚全珍的铜像，仿佛能感受其中不一样的温度——

甘祖昌的汗衫褶皱里，带着田间地头的泥土气息，微微前倾的身姿凝固成倾听的姿态；龚全珍手中的书本仿佛要随风翻动，眼角细密的纹路里，流淌着数十载烛照芳华沉淀的慈祥。

甘祖昌和龚全珍夫妇俩铜像周围，生长着一簇簇蒲公英。微风吹过，蒲公英仿佛带着他们的故事，飞向了远方。

（本文采访得到莲花县委宣传部的支持）



家庭秀

爸爸
等等我吧
你的小鸟快要追不上啦
手里举着野花的芬芳
羽毛披着白云的思念
心上长满天空的祈盼
翅膀
愿意停下来
为一个久违的重逢
献上风的拥抱
阳光的吻

李学志配文

定格 不久前，武警某部一级上士何平熙的妻子带着女儿来队探亲。图为一家三口周末在操场上享受欢聚时光。

李结义摄

美丽军嫂

守护爱与荣光

■刘 平

那年，我在新疆任教，丈夫在西藏阿里当兵。由于他工作的特殊性，我俩原定的结婚日期一再推迟。几经考量后，我辞去了在新疆的工作，先回到老家甘肃白银。不久，我又跨越千里来到了阿里，如愿和在那里服役的丈夫登记结婚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军嫂。

为了来接我，丈夫翻山越岭，辗转了很久才赶到机场。我还记得，那天高原的阳光像金子般洒下来，航站楼里到处贴着“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”等标语。满目跃动的五星红旗下，丈夫手捧鲜花等在出站口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顿时涌上阵阵难以名状的自豪感。

我随丈夫上车后，开始了一路颠簸。车窗外是连绵不绝的雪山，呼啸的山风夹杂着雪花砸在玻璃上。随着海拔不断攀升，我开始产生高原反应，头痛、恶心随之而来。我默默蜷在后座，数着丈夫军用水壶上的磕痕，心里泛起一阵酸楚。那些深浅不一的凹槽，是他在这片荒原摸爬滚打的见证。

到了县民政局，已经临近黄昏。站在民政局门口，我身体很不舒服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强打精神。我深知丈夫的不易，也懂得他守卫祖国边疆的艰辛。我既然选择了他，选择成为军嫂，就要理解他、支持他。

我们到驻地时，天已经黑了。让我意外的是，接站的车直接开到了餐厅门口。我进去才知道，部队领导特意叮嘱炊事班，为我做了丰盛的晚餐，并且和军医等一行人，一直在餐厅等着我们。

“这是红景天口服液、丹参滴丸，可以缓解高原反应。”见我和丈夫进来，领导笑着起身迎接。说着，他把一大包抗高原反应的药递给了我。

饭桌上，我被众人簇拥着，有的询问我的身体状况，有的热情地把分发给他们的水果送给我，一个劲地叮嘱我多吃菜。有一名女兵见我因高原反应吃不下饭，便递给我一瓶饮料，打趣道：“嫂子，可劲儿吃，不用给我们省，管够！”我冲她笑了笑，捏着那瓶饮料。饮料的瓶身冰凉，我心里却如火般炽热。

在部队家属院的那段日子，阿里气温骤降，大雪一场接一场。即便是晴天，太阳也如同白炽灯一般挂在山的边缘，让人感受不到什么热量。丈夫每日早出晚归，我一个人待在来队临时住房里。起初我还向丈夫表达过不满。可当有一天，我和其他几名军嫂受邀参观官兵训练时，我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。那是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气，训练场上却是一片火热，喊杀声此起彼伏。远处的山脚下，一群官兵正在冲锋，而人群中就有我的丈夫。看着他浑身是土，因为缺氧喘着粗气，我的眼泪不禁滑落。

从西藏回来后，由于我已经辞去了工作，只好四处求职。恰逢那时，我怀了身孕，丈夫深知我热爱讲台，便鼓励我一边养胎，一边备考特岗教师招聘考试，还给我买了复习资料。其间，他每天抽出时间，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，陪伴我备考。遇到我不会的，他就帮我上网查资料。有好几次，看着错综复杂的考题和堆积如山的试卷，再加上自身愈发严重的孕期反应，我差点想要放弃。每当这时，丈夫都会想尽办法来哄我开心。

怀胎十月，在丈夫的鼓励下，我抱着各种各样的复习资料认真备考。直到临产前，他才匆匆赶到医院。我永远也忘不了丈夫见我时，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他小心翼翼地抱着在医院病床上的我说：“让你受苦了。”说完，他便泣不成声。

儿子出生不久，特岗教师招聘考试如期而至，可偏偏儿子突发肺炎，全家人都在医院里急得团团转。我也打算放弃考试，专心陪儿子治疗。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丈夫时，他立马反对：“现在我休假了，可以照顾我们的小家了。能够支持你热爱的事业，我也感到很光荣。”为了让我专心考试，丈夫化身全职“宝爸”，独自一人穿梭在医院里，还让婆婆专门负责我的一日三餐。

当我再次有幸回到熟悉的讲台上，学校同事们在得知我是一名边防军人的妻子后，对我照顾有加。今年，是我和丈夫结婚的第4年。细数过往的点点滴滴，我为自己“军嫂”的身份而自豪。当然，更让我引以为荣的，是坚守边防的丈夫。是他，用清澈的爱守护着祖国的界碑，也守护着我。

茅文宽绘

一张合影

■周 芳

那年那时

周末，我给父亲整理柜子，发现一个小包里装着几本相册，还有许多零散的老照片。我忍不住全部倒出来，和父亲一张一张地看着，笑着，回忆着。

我指着一张父母年轻时的合影问：“爸，这是什么时候照的？”父亲拿起照片，笑着说：“这张啊，是你妈到部队探亲时照的，那次差点没照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于是，父亲向我说起了照片背后的故事。

有一年，父亲准备回家探亲时，连长家里出了点事，必须立即赶回去。当时临近春节，连队里里外外非常忙。作为指导员的父亲决定放弃探亲，让连长安心处理家事。同时，他写信将情况告诉了我奶奶。

有一天，母亲从外面回来，发现奶奶手里拿着一个东西，迎着光亮，笑眯眯地看着。她走过去一看，那居然是她和我父亲的结婚证。母亲不解地问：“怎么把这个拿出来了？”奶奶像被发现了秘密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刚找东西，就看见这个了，老好（我父亲名字里有个‘好’字）都一年多没回来了，也不晓得胖了还是瘦了。”母亲明白过来，安慰道：“不用担心，他在部队身体结实着呢。”

后来，母亲到部队探亲时，跟父亲提及此事。父亲歉疚地说：“自从入伍后，我还没回去陪她过过年，又让妈白等了一回。下次探亲时间还没定，这要服从连里的统一安排。”

母亲连忙说：“哪个妈妈不牵挂自己的孩子，你理解就好。我来之前，妈几次三番地交代，你只要安心在部队工作，积极进步，表现优良，就是对她最大的回报。”正是那次，父亲决定到市里的照相馆照张相，让母亲带给奶奶。

等父亲在照相馆的镜头前摆好姿势时，他突然临时起意，让站在一边的母亲也过来，干脆照个合影。母亲连忙摆手。父亲说：“除了结婚证上的照片，我们还没有一张合影，这正好是个机会。”母亲还是不同意，当着照相师傅的面，甚至羞红了脸。最后，还是照相师傅解了围，对母亲说：“你是不相信我手艺啊？放心吧，照出来，绝对赛过‘七仙女’。”就这样，父母有了婚后的第一张合影。据说，母亲带着这张相片回家后，奶奶乐得合不拢嘴，不仅自己经常拿出来看，家里来人了，她也像宝贝似地拿出来，嘴里絮叨着：“看看我家‘老好’在部队里多精神。”

时间回到现在。看着这张黑白照片里，身穿军装的父亲庄重自信，母亲质朴而内敛，我止不住地赞叹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这张照片不仅承载着父亲带给奶奶的安慰，也寄托了婆媳俩对远在军营里亲人的思念……